

编者按

母爱是人类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我们赋予它太多的诠释、太多的内涵。没有历史史诗的撼人心魄,没有风卷大海的惊涛骇浪,母爱就像一首深情的歌,婉转悠扬,浅唱低吟……想起母亲,消沉沉沦也会化为意气风发;想起母亲,茫然无助也会化为豪情万丈;想起母亲,漂泊的游子也会萌发回家的心意;想起母亲,彷徨无依的心灵就找到了栖息的家园!在2021年这个母亲节,诗人、作家用手中的笔,书写各自心中的伟大母亲。祝福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母亲的槐花粥

□ 李晓琦

犹记得,第一次带妻上门见母亲,是在槐花盛开的季节。家门口那两株粗大的槐树上,枝头缀满一串串洁白温热的槐花,在嫩绿叶片的映衬下,白得晃眼,白得纯洁。

母亲刚好从地里回来,手里拎着一只竹篮,里面装的是从地里现采的新鲜马齿苋。因为和妻动身前,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母亲一听,乐开了怀,因为准备哪些饭菜,我想起门口的老槐树,说做一锅马齿苋槐花粥就行。

很快,母亲做好粥端了上来,顿时,米香和花香弥漫开来,妻禁不住把鼻子凑到碗前闻闻,又起身跑到院子里四下嗅嗅,说:“槐花香,槐花香。”然后,端起碗仔细端详,半天,迟

疑地问道:“槐花呢?怎么看不见槐花?”

我笑了,母亲也笑了。第一次吃马齿苋槐花粥,我也是这么一惊一乍。后来,母亲告诉我,她是把采摘的鲜嫩槐花洗净晾干,用细小的擀面杖慢慢碾成细末,等锅中的梗米快要煮熟时,连同经沸水焯软的马齿苋碎段一起放入,最后再加入一点红糖。所以,看不见槐花,但粥出锅,满屋都是槐花的甜甜的香气,还没有咽下,便觉着甜津津凉丝丝的花香,一直渗到心底。

听过介绍,在城市里长大的妻顾不上初次上门的矜持和羞怯,一连吃了两大碗,临了,还意犹未尽地咂吧着嘴。等发

现母亲笑吟吟地看着她,一下羞红了脸,埋下头,半天没敢抬起头。

母亲对妻很是中意,悄悄对我说,女人能吃,准能生个大胖小子,而且肯定是勤俭持家的一把好手。后来,果然如母亲所言。

我自小吃母亲做的马齿苋槐花粥,没有一年中断。结婚后,在城里安了家,但妻没有忘记我的癖好,每到槐花开的时候,她就要回到乡下,和母亲一起来采摘槐花和马齿苋。槐花粥里,装满了亲情和爱情,正如一首歌里唱到:“故乡的槐花船,那是我的童年,童年的故事,又浮现在眼前;爱人的槐花船,香飘在心间,心间装满爱,比花还要甜。”

有你才是家

致萍

□ 鸽子饮

你的美
我不愿用漂亮来形容
温婉清秀是你的美
柔和淡雅是你的美
不沾尘埃是你的美
极具神韵是你的美
你的美,美在我心
独一无二举世无双

无论生活和工作
你扮演了无数美丽幸福的角色
超凡脱俗是你的处世态度
不为功名利禄所困
高洁典雅是你的人生哲学
不为世俗琐事所累
娴静标致是你的眼界格局
以心灵为起点,称你
读的书,走的路,遇的人
空谷幽兰是你的高雅品德
以理想信念塑造挺拔灵魂
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不慕繁华
静而能安

人生有尺社会有度
心静尺平心明尺准
心中有尺量人量己
既量得失又量成败
既量荣辱又量价值
既量现在又量未来
既量离合又量悲欢

你的美不在外表,而是美在心灵
你用思想的经度把握着人生尺度
你就有了不为功名利禄困的风度
你就有了不为世俗琐事累的气度
你就有了不慕繁华静能安的刻度
你就有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深度
尺度把握人生,这是你灵魂的纬度
你就有了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厚度
你就有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温度
你就有了胸无春秋志难远的高度
你就有了男子有德便是才的法度
从此你就

所求皆如愿,所行化坦途
你就左右有局,进退有度
妻贤夫祸少
勤俭、知足、贤淑的妻子
定能让家和睦兴旺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清贫是你
心底温柔是你,翻山越岭是你
目光所至也是你
写诗是为了还要好好感谢你
我们独一无二的儿女
在你言传身教下为人三清四白
姐是警花弟当兵生活可以五颜六色
为人处事不可以乱七八糟
你说现在是信息九变十化的时代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毛主席说的这话是颠沛不破的真理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
你说这样才能遇见最好的自己
才能照亮理想,人生斑斓

春雪不常有,梅开二度也不常在
可你是我对杏花最常有的期待
你说你的生日也是花神的生日
那是对春天最美的期盼

不修来生,不念前世
今天有你一生才幸福
有你才是家,因为家
不仅蕴藏着甜蜜的爱,她还是世上
唯一能够隐藏我缺点和失败的地方

母亲的发辮

□ 廖源

前几日,我翻阅老照片,发现了几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仔细地看起来,年轻时的母亲是个美人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辮子。望着照片上笑靥如花的母亲,感情的潮水载着一只只思绪的小船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自从记事起,母亲就是一头齐耳的短发,基本上都是学校几位女教师相互剪的。我从没有看见过她留过那长长的辮子,哪怕是齐肩的稍微长点儿的头发。

年龄稍大时,我听外婆说:你妈妈年轻时有一头浓密的长发,梳着两条长长的大辮子,搭在胸前或背后,模样很俊俏。在你姐出生前,你爸爸就遭遇不公正的待遇,撤销职务,下放农村。你妈一人带着你姐姐生活,同时受你爸爸牵连,被撤销了那小学副校长的职务,开除了团籍。还要边工作边挨批斗,生活以残酷的方式来对待你妈妈。你出生后就更忙不过来了,再也没有过多的时间梳辮子,忍痛割爱剪掉了她心爱的长辮子——短发不如长发漂亮,然而省力又省事。因为妈妈太忙,我的幼儿时代基本是在外婆家度过的。

多年来,在我们家中,父亲基本上是处于一个“配角”的位置,后来父亲平反回城团聚,开始忙起了自己的事业。家中之事大多由母亲做主,大到儿女的婚姻、工作,小到家庭琐事。我们姐弟的生活、学习父亲基本未能操心。过度的操劳,致使母亲较早出现与年龄不相称的丝丝白发。

后来,我们逐渐长大成人,生活可以自理。母亲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时间相比从前更宽松了,却过了蓄长辮子的年龄。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平反,母亲也随之平反、恢复职务,她还是留着那标致短发,投入到了领导教育人的战斗中。母亲,一直坚持留着自己的黑短发……花白短发,直至最后岁月。

2017年国庆后的一天,住家照顾母亲的姐姐打来电话说妈妈想我们了。自从父母身体多病开始,每次回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和压抑……回到家,我老婆给母亲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陪她聊天。不同的是,今天,我老婆给母亲梳理了头发,虽然比过去稀了些,却显得很精神,母亲照了照镜子,脸上漾出那一年来少有的笑……在一旁的我们看了,也开心地笑了。在我的提议下,伴着午后暖暖的阳光,母亲和我们及姐姐一家,照了一张合影……一天的忙碌下来,大家虽感觉疲惫,但那一天,我感受到了近一年来不曾感受过的轻松和愉悦,温暖和幸福!

光阴荏苒,母亲已离开我们三年有余了。从一头浓密长发到齐耳短发,再到稀疏白发,母亲的音容笑貌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我翻看老照片时,便会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母亲那长长的大辮子,往事历历在目。

母亲是月亮

□ 张长普

母亲年轻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姑娘,我自然想像不出。但母亲绝对是一个地道的村姑我确信不疑。听街坊邻居讲:母亲是三岁时被抱养给我的祖父张清泉做了姑娘。所以,金黄的童年自然跟我母亲没什么关联。但那时的母亲绝对是一朵金黄色的小花,像故乡三月里的油菜花。

我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倔强的人,因为倔强,所以一生都在吃亏中度过。母亲极爱自尊,在生产队务农的时候常会与人攀比。一个小个子女人哪能是那些“牛高马大”队员的对手,哪能在12小时内完成割麦、栽秧、摘棉花的繁重工作。因此,母亲要额外加班,通常蹭月色借黎明而工作。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每家每户的口粮都是按工分配,一家人的温饱都寄托在粮站。而我们兄弟三人又如狼似虎地消耗着父母母亲的稻米,倔强的母亲从无怨言。母亲像蝴蝶一样,虽然瘦小但其艳丽。

印度作家迦德卡利说:“女人是大地,她是赋予你生命的母亲,她给予你真切温暖,她的神圣惟一本性是光辉的典范,是生命中的绿洲”。父亲因为疾病早逝,母亲却从来没少给予我们温暖!她用年轻的生命,用真实的博大哺育我们;她从不索取花环,而是殷勤地服侍着我们,服侍这个家庭。“神创造了女人以肩负起人类信仰和发展的重任。”母亲最大的成就正是这些,但母亲却不理解这里的含义。正因如此,我在辛丑年的春天,用拙笔记忆母亲,记忆这个一生都不知疲倦的女人。

母亲耗尽毕生精力,她像花萼一样保护着她自己的儿子,保护着嫩芽。如今,年过七旬的母亲还能像花萼一样去保护她的子孙吗?不能,母亲早已完成了使命,她由强大变得纤弱,她早已是晚祷的钟声,她即将温顺地走向天宇。

当我将母亲接来行孝之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倔强的母亲不再是那只艳丽的蝴蝶,早已褪去盛装。我不知这只孤单的蝴蝶还能飞多久?

母亲被我们“骗”进了养老院。为了方便给母亲洗澡、用餐,我们于庚子年尾将母亲送进了养老院。一生都奉献给子女,如今满头银丝之将至却被儿子们逃避了赡养的责任,这与欺骗生活没有两样,这是将疾病与苦难送给了我那古稀高龄的母亲。母亲一生不懂得追求舒适和奢侈,但母亲渴望快乐与平安,渴望南国的春天绽放花蕾,渴望她的儿孙们不倦怠生活。当我每次汇报孩子们有所长进和收获时,母亲的脸上总是洋溢童稚的喜悦和骄傲。是的,我那行之将至的母亲是伟大的,母亲用生命、用青春、用泪水滋润着我们的的心灵。她给予了我们的希望和快乐,但她给予我们最多的还是——宽容。

母亲是月亮
高高天空将大地照亮
母亲是月亮
弯弯的身子更像大山的脊梁
她用蓝色的光,红色的亮
照亮给儿女们前进的方向
……

当我用《母亲是月亮》这首诗结束我对母亲的记忆之时,我不禁悲从夜色而来。母亲在母亲节前离我们而去,母亲伟大的一生是值得学习的。此生难以回报母亲的恩德!但我用诗歌赞美了我的母亲——张还秀。

天将要亮了,愿母亲在晨曦中重新开始歌唱。

母亲是裁缝

□ 庄泽红

多少次,都动了想写写已仙逝母亲的念头,可想起母亲的往事,泪水便充盈眼眶,让我无法平静,只好搁笔。20年的时间并没有淡化心中的伤悲,而我却没有写出一篇关于母亲的纪念文章。今天路过小巷的缝纫店,听到清脆的缝纫机声,不由想起母亲的剪刀、熨斗和缝纫机。那把近一尺长、又大又重的铁剪刀;那个黑褐色,尾部有个可以旋转的小挡板,可以装进燃烧得红亮亮炭火的铁熨斗;那台蜜蜂牌黑色机头、亮黄色机台、棕色脚踏及踏板、有皮带轮的缝纫机……现在在哪里呢?我突然好后悔,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有想起追回想起收藏呢?那可是母亲的遗物啊!要是丢失了,该是多么的遗憾!

剪刀和熨斗是先缝纫机进入我们家的,母亲是我们乡方圆几村出了名的巧妇。一开始,乡亲们卖鸡蛋买块新布,就找上门来,恳求母亲帮忙给孩子缝衣裤。面薄的母亲实在推不掉,只有在做完所有家务,安顿好几个孩子后,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放一张大门板在饭桌上,把新布铺在门板上,一手握自己用竹片做的尺子,一手握一把尖尖的铁剪刀,左比比,右画画,却迟迟不开剪。有时我们睡醒一觉了,母亲还弓着腰在木板前比划。看到母亲疲惫的样子,我们忍不住抱怨:“咋个半天不剪嘛?两下剪好了就可以睡觉了!”

母亲深深叹了口气:“人家买块布不容易呀,这块布根本就不够做一件衣服,我得给他们拼巴适了,让他们穿着满意。”

为了别人满意,这帮忙的活儿,不知道要花费母亲多少心思,牺牲多少休息时间。缝干针走万线,苦和累只有我们才知道。母亲就在这样一针一线的缝制中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寂静的夜晚。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又母亲急急的催促声中醒来,厨房里早已飘出饭菜的香味。

乡亲们来拿衣服的时候,母亲总是把裁剪剩下的布头捆得巴巴适适的连同衣裤一并交给乡亲们,好让他们衣服破了用布来打补丁。每一个来拿衣裤的乡亲,都赞叹母亲精湛的缝纫技艺,穿到身上不会大一点或小一点,便千恩万谢地离开我家。渐渐地,找上门来求她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时候,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劳动,不能随便请假,迟到早退是要扣工资的。我和弟弟妹妹还小,能帮忙做事的只有大姐二姐,母亲的针线活推又推不脱,心地善良的母亲只有苦自己,利用深夜为乡亲们做义务工。

针线活越做越多,我们也陆续添置了剪刀、尺子、熨斗和缝纫机。

谁曾想,自从缝纫机进了我们家,母亲的针线活更做不完了。我家堂屋里裁缝衣服的大木板布料随时都堆得像座小山,母亲陷进了针线活的汪洋大海里,就连我们也一并陷了进去。一有空,我们就要帮母亲做一些锁纽扣、挑脚边的类的活儿,后来我们姊妹六人,都会熟练使用缝纫机。

当我们姊妹一个个穿着母亲缝补的衣服长大,母亲却积劳成疾,多种疾病缠身,整日受着病痛折磨。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还是忍着病痛,强打精神为我们及我们的下一辈缝制鞋垫,尽管针脚不再均匀漂亮,做工不再精细,但母亲用尽最后的精力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和用针线表达的深厚母爱,母亲在缝纫机上忙碌的身影,是我们脑海里永远清晰的影像!

缝纫机上的母亲

□ 张月娥

东窗下置台缝纫机
缝纫机后坐着母亲
母亲背面的墙上
有口罗马大挂钟

钟的嘀嗒声像鞭子一样
抽打着母亲

母亲手脚并用
牛一般耕耘机台日无暇晷

窗框恰如神赐的母亲相框
这组镜头一直清晰影于我的脑海

时针每转动一圈
母亲就添一根白发

皮带的每转一天
十二张嘴的大家庭就多一份希望

我们八姊妹就像母亲手里的
那块布,都有变化

但万变不离其宗
卷边整齐,转角圆滑,压脚平整

母亲密匀的针脚
成为我们人生最好的注脚

记忆中的那米康乃馨
摇曳生姿充满芬芳

好希望时光长久定格在
一九六七年

永远六十岁的母亲
永远六十岁的我

